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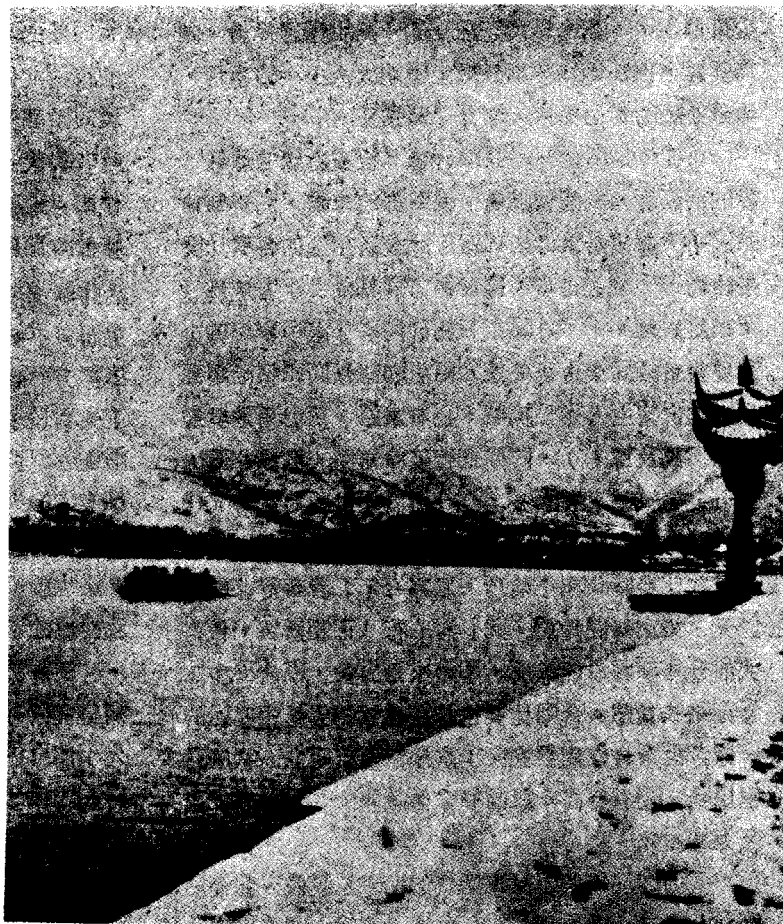
“年”！農業社會的遺產，中國文化的特點，難道亦將隨著這二十世紀的科學文明而消失嗎？哦，我希望不！

神秘的北國，雪地裏的臘梅，陳年老酒，風乾的臘味，炕上的溫暖，窩窩頭小米稀飯的溫馨……哦，在那兒？這些夢幻似憧憬中故鄉的影子；小孩子穿新衣放花炮的興奮，爺爺奶奶們三代同堂多子多孫的歡笑……哦，那古老淳樸美麗的家鄉啊，何時我才能夠投入您的懷抱，享受那小主人般的溫馨與歡樂？

老爺櫃上的紅燭燃燒著，暖暖的火焰，映著四時的貢品，再加上香煙繚繞，可真還有那麼點除夕的味兒。心誠意正的隨著父母親行“三跪九叩”的大禮，慎重的祭完祖先後，一家四口圍坐在那張好大好大的八仙桌旁，愈發顯得冷清！滿桌的佳餚，豐盛的年夜飯，幾杯陳年紅老酒下肚後，燙了心、沸了血；爸爸的眼神朦朧了，聲調暗啞了；但是，那聲調中充滿了悵惘，那神色中流露出激情……

生長在南國的母親，最難忘懷故鄉的景物，「你們小孩子不知道，家鄉的年可是怎麼過得啊！製酒糟、風臘魚、做年粿、炒花生、蠶豆、爆米花、做麥芽糖、米花糖、殺年豬、醃臘肉、做豆腐、製腐乳、醃雞、鴨、鵝、魚……樣樣自己來，全家老小，忙得那股勁兒，可真熱鬧啊！除夕夜，你們這些做小孩的可真開心啦！雖然，單向祖父母、叔、伯、姑、嬸辭年，就得跪得膝蓋發麻，但是，紅包卻也拿得不計其數！守歲的那股子熱鬧勁，更是不用說啦！堂姐妹們打小牌，舅爺們推牌九。說書的、打連箱的

窗外遠遠近近的爆竹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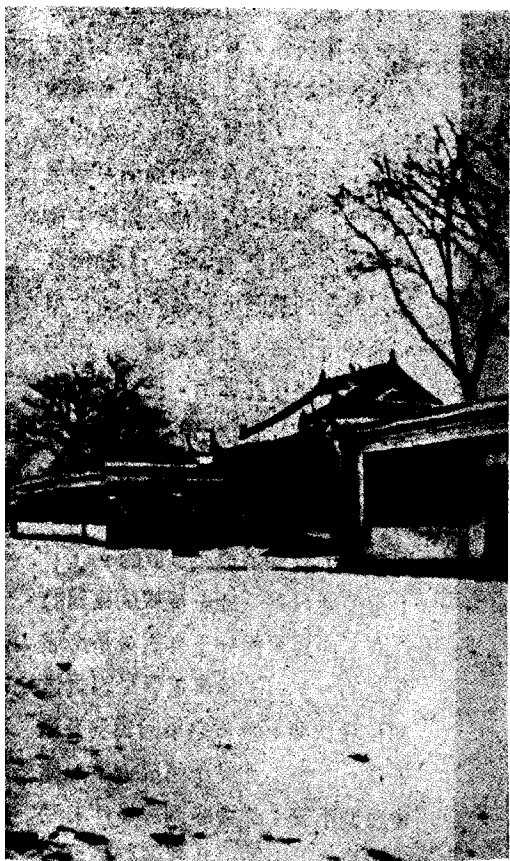


、打花鼓的，送財神的也都到處湊熱鬧，唉！那像今兒個冷清清的！」「精采的還在後頭呢！故鄉的玩燈，可不限於元宵，在初七以後，到二月二日以前，都是玩燈的季節。花燈的式樣才多著呢！有舞龍配合著獅子和各種禽獸的燈；有走馬燈—裝扮成採茶的少女，騎在紮成的馬上，高唱著採茶歌曲；有蚌壳燈—裝成蚌壳精幻化的少女，和年青的漁人在月光下對唱；有推車燈—妙齡的少女坐在獨輪平推車上和丑角、車夫們調情……唱的唱，演

我要讓故鄉

印上我喜

祖宗牌前的香煙味，這就是年？



長望斷

一寸的土地，
的足跡！

的演，可生動啊！媽媽手中的那盞蓮花燈，還是你外祖母親手紮成的！唉！想起了你外公、外婆，可真不知道他們究竟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裏啊……」這高燒著的紅燭，淚流滿面；這煙霧繚繞的沉香，灰燼滿地；這歷盡滄桑的一顆心，却又包含著多少的無奈與感慨？誰忍心面對著這飄泊在他鄉朦朧的眼神？誰忍心面對那微微掀動欲語還休的嘴角？未曾真正經歷過人間辛酸的心，是無法體會出那深深的隱痛；一顆被保養得仔細稚嫩的心，又將

如何的去熨平那飽受風霜的皺褶？隨著母親漸弱的尾音，我似乎也已經置身於那很遠很遠冰天雪地的北國了……。

旅人、熱淚、激情！愛國的熱忱與憂國悲痛的交織！遼闊的山河，蹂躪在叛族的腳下！雖然有報效國家的理想，無奈趙宋的粉飾太平，屈膝求和！“蒼天悠悠，曷其有亟”的悲憤，怎不令人哽咽？哦，旅人，比起你來，我是要幸運多了，雖然，我從未踏過故鄉的泥土，但是，我的心連同所有中華民國子民的心，無時無刻都為恢復我們大好的河山而預備著！雖然，昏愚無知、自私自利，不念國家民族的不是沒有，但是，念念不忘故國，憂心如焚的，大有人在。「南渡君臣輕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」著實令人激憤，但若「青年才俊輕社稷」，豈不更令人汗顏？「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，有淚如傾！」這泛泛“行人”二字，不正寫出了千千萬萬人的淚嗎？

我愛我的家鄉，那策馬長城下，振衣千仞崗的豪情；那滾滾黃河水，濯足萬里流的氣魄，我時時的夢縈牽繞。這嚮往，更加深了我激憤的心情，它就像潛伏在我內心的一股暗流。或許，它有時會被掩蓋著，被積壓著；但是，當它一旦突破時，它將洗清我的內心，它可激起我的鬪志，去做那不可實現的夢，去打那不可勝的仗，更何況這必實現必獲勝的呢？我相信，有一天，我會看到松花江浪花的奔騰，聽到揚子江濤聲的咆哮！我要將我興奮的熱淚，灑在故鄉的泥土上；我要讓故鄉每一寸的土地，印上我喜悅的足跡！

民國六十四年農曆除夕